

游击英雄传



张 雪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这四千多个日日夜夜，只有作者自己“得失寸心知”——
有困惑和奋进交融，有艰辛和喜悦媾和……

未来的岁月将是怎样的呢？

看来张雪同志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勇开顶风船！

文学上的事情如此，非文学的事情大概也是如此。

1989年岁尾、1990年庚头

于济南宁岛斋

谨以此书献给为解放这片土地
而光荣牺牲和活着的英雄们！



作者近照

从《山里人》到《游击英雄传》(代序言)

——作家张雪印象散记

宋协周

在生活的调色板上，赤橙黄绿青蓝紫，他挥洒自如。追求的是温馨与和谐。

温馨与和谐，给了他难以估量的生活艺术。

七十年代后半期，张雪同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里人》问世；八十年代末，他又推出了第二部长篇《游击英雄传》。

在这两部长篇之间，他还闪闪烁烁地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珍珠泉》，中篇小说《弄潮儿风流记》和《海天一只相思鸟》。

此外，从他步入文坛开始，随着创作激情之所至，还零打碎敲地发表了《夜走青石关》等十余个短篇小说和《七月的科尔沁草原》等二十几篇散文。

生活如滚滚的行云和滔滔的流水，有翻滚，有旋涡。“一路顺风”、“万事如意”，只不过是一句祝福的话。听来宽慰，绝不兑现。

但是，张雪的创作生涯，给人一种无风无浪的感觉。他不紧不松，不快不慢，稳打稳扎，步步为营。

二

马克思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

人的爱好，人的情趣，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思维，人的异化等等，看来都和“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攸关。

张雪这位作家不是搞专业的。

他是一家科技报的总编辑，一种文学丛刊的主编，一个地级市的作家协会主席。编务、会务，多头注入，里里外外有声有色。显然，这部“主机”是在颇有成效地运转。

有朋友担心他“超负荷”了。他乐哈哈地两手一摊：“我仍然有业余时间。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炮制’出来的。”

他仰仗的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辩证法。为此，我曾于丙寅（1986）仲秋，有感而发地为他写了一幅联句：

“自有弓长张，
忒喜满天雪。”

瑞雪喜人，吉兆丰年。

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有其自身的内在联系。

三

文如其人。

张雪的文学作品和张雪同志其人差不多。

他胖乎乎的，一米七二的个头，一派渤海平原男子汉的气概，走起路来脚后跟总是释放出一种弹跳力。

最能反映他气质的部位，是他乐哈哈的音容笑貌。天生的

一副微笑相。不，比微笑的色彩更浓，格调还要略高一筹。一种宽宏的笑，憨厚的笑。

他，乐哈哈地直面人生，乐哈哈地直面生活，乐哈哈地刻意追求他要追求的文学艺术之灵气。

千万别认为他是不稳沉、不清醒的。他的稳沉被“乐哈哈”掩盖着，他的清醒隐藏在“乐哈哈”中。因而，稳沉和清醒这两种作为作家重要基因的东西，在他的气质中，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他的《弄潮儿风流记》和《海天一只相思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他气质上的稳沉和清醒。

四

在人生的大集上。

在熙熙攘攘、拥挤拥挤的人流中，他以不显眼的姿态，以坦荡荡的笑容，行进在人群中，观察着擦肩而过的人和瞬间生成的事。

要他“与世隔绝”，要他“闭门造车”，那他要大发脾气地跳起来，一种渤海汉子“暴跳如雷”的跳。这种“跳”如果叫岭南的作家看见了，他们会抱着头、咧着嘴、小声小气地喊“乖乖”！

作家之大忌是“与世隔绝”和“闭门造车”。

张雪对这“两忌”，抱的是“嗤之以鼻”的态度。他自觉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

他为人著文，随意从容，没有一点文人矜持的架子。

《珍珠泉》如白云、溪水，自然从容，在不知不觉中把你的感情推到火热的激流中！

他的理解、分析、概括生活的能力，都是在呼呼啦啦的生

活浪涛中撞击出来的。

直观其人其文，他是一位从洋溢乡土气息的生活中，脱颖而出“乡土作家”。

五

说这位“乡土作家”的沉稳和清醒，更多的要看他的创作观和创作态度。

他不急功近利，不急于求成，不企慕一蹴而就，不追求一举成名。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一辈子的事”，如同一位安分的农民对待自己经营的土地那样，该耕则耕，该种则种，该锄则锄，该灌则灌，起早贪黑，不躁不烦，安于质朴地对应，乐于勤奋地劳动。绝不把希望寄托在某个机遇上。他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搞创作和种庄稼一样，一年到头都有实实在在的活儿干，一辈子都得吃苦耐劳。庄稼人如果干一年或干几年就躺下睡大觉，那就只有喝西北风了。这话有理，试想，作家如果懒洋洋地躺在一部作品上，穷摇自己的二郎腿，招来的恐怕只能是自我消失。因而，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有鲜明性格的作家。这性格是绿色的。绿色，洋溢着生机，孕育着果实，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他今年虽已五十七岁，但却童颜、童心，执著追求，“少年壮志不言愁”。

他的《游击英雄传》是一个信号。这信号也是绿色的。

这绿色的信号昭示：张雪有更大的创作潜力！

六

长篇小说《游击英雄传》，以二十七章的巨大篇幅，描写

了抗日战争时期，我渤海平原游击队，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中壮大成长的壮烈业绩。

凶风恶雨。血海深仇。云遮雾藏。湖中苦斗。气壮山河。桃李迎春。这湖，就是风光别致的锦秋湖。锦秋湖有可以行船的河道2000多条，构成方圆100多平方公里的芦荡湖区。这桃李，就是陆虎、郭超、李剑、高武等等无畏杀敌的抗日英雄。

芦荡掩护着“桃李”，“桃李”周旋于芦荡，对付的是穷凶极恶的入侵日寇和丧尽天良的民族败类。有美有丑，有正义有邪恶。美与丑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对垒，形成了作品二重对应的风格。

对应的结果，东方曙光一片。一轮旭日冉冉升起，那鲜红鲜红的光芒，象血，象火，象无数面鲜艳的红旗。红旗辉洒着千古不泯的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以陆虎、郭超为代表的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以非凡的以民族自尊为内核的人格力量和堂正的渗透着“七情六欲”的人际情愫，纵横驰骋于这狼烟滚滚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洋溢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悲壮活剧，扣人心弦，令人钦敬。

这一切，都折射出作者充实的文学底蕴和驾驭鸿篇巨制的功力。

当然，《游击英雄传》，不是洁璧无瑕。作者自己就坦诚地说过：它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

七

从《山里人》到《游击英雄传》的十多年间，只不过是张雪年逾不惑之后的一小段生活历程。

这段人生历程可以说是弹指一挥间的瞬变。

但它毕竟是四千多个日日夜夜。

目 录

从《山里人》到《游击英雄传》(代序言)

——作家张雪印象散记……………宋协周 (1)

第一章	突变……………	(1)
第二章	凶风恶雨……………	(13)
第三章	远方来客……………	(25)
第四章	日蒋合流……………	(38)
第五章	地火在燃烧……………	(51)
第六章	血海深仇……………	(64)
第七章	考验……………	(79)
第八章	同心协力……………	(92)
第九章	新的天地……………	(107)
第十章	锦秋湖畔……………	(122)
第十一章	暴风雨前……………	(138)
第十二章	起义的枪声……………	(157)
第十三章	练兵迎敌……………	(176)
第十四章	首战孙天寺……………	(193)
第十五章	巧布疑兵……………	(212)
第十六章	云遮雾藏……………	(230)
第十七章	白桥之战……………	(250)
第十八章	轻敌受挫……………	(271)
第十九章	同仇敌忾……………	(292)

第 二 十 章	气壮山河.....	(312)
第二十一章	鱼水深情.....	(328)
第二十二章	化险为夷.....	(348)
第二十三章	新的胜利.....	(367)
第二十四章	狼烟滚滚.....	(389)
第二十五章	湖中苦斗.....	(405)
第二十六章	李剑探湖.....	(423)
第二十七章	解放区的春天.....	(435)

第一章 突 变

渤海区是山东北部一个坦荡无际的辽阔富饶的大平原。它产的粮食，象大海的水那样富有，人称是山东的粮仓。

在渤海平原的中部，有一条自西向东日夜奔流着的饮马河，象一条银带，镶嵌在绿色的天鹅绒般的原野上。这条河是黄河的支流，黄水经过鲁西的几个大芦荡的沉淤，待奔流到渤海平原的时候，已是清澈的绿水了。很久很久以前，这条河只不过是堤无堤、坝无坝、无一定路线的潺潺细流。相传汉朝韩信的军队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在这儿饮过马，所以就留下现在的这个河名。谁想千百年后，竟成了一条近百公尺宽的大河！饮马河象一位勤劳勇敢的姑娘，日日夜夜为平原上的农民奔忙着。

饮马河的水，流到临商县北德乐县南的结合部的时候，不知哪朝哪年决口，在它的北岸留下了一个方圆百里的天然湖，它占了三个县的地盘。这湖除和饮马河一样盛产鱼虾外，还有芦苇、莲藕等等水产，湖岸人民深得鱼产之利，送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锦秋湖，又叫平原上的镜子。

在平原上千千万万的村庄中，有一个王家镇，它坐落在锦秋湖西、饮马河北岸。王家镇距湖二里，中间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古道。与河岸相距半里，中间是梨行、桃林、柳丛。这是一个千户大镇，逢五排十有集，集日的嘈杂热闹自不必提，平常

日镇上就有酒店、点心铺、布匹杂货店、肉杠、茶馆等，还有那些为生活奔波的耍把戏的、算命的、卖野药的、要饭的。就是到了晚间，那卖豆杂面的还拖着长声喊叫：“杂——面——了！”

与王家镇隔河相望的大镇是陈桥，它是以饮马河上的古老石桥而得名。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了。

凛冽的北风，呼号着刮了两天，空中刮来了乌黑的浓云，笼罩了渤海平原的上空，太阳的光芒被掩遮了，到处一片阴霾之气。

腊月二十九的上午，鹅毛大雪飘飘摇摇地下起来了，那洁白的六角形雪花，落在无边无际坦荡的原野上，那树林，那村庄，那田野，那孤零零的菜园小草房，都被上了银装，远远望去，永无尽头，整个成了水晶般的世界。

大雪掩盖了前几天许多杂乱的逃避战火的人、马、车辆零乱的痕迹，给人一种安定的感觉，好象芦沟桥那边的隆隆炮声没响一样。

傍晚时分，在村西北方向，在那洁白无瑕的茫茫雪原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渐渐地人们看得清楚，前面是一些马，紧跟着是一支队形零乱的军队。

“鬼子！是鬼子！日本鬼子来了！”

村镇里站在围墙上的人，喊出了这样吓人的消息，镇上——一时混乱起来，正在忙着过年的人们，大男小女，拥拥挤挤的一帮一群的向镇东门跑下去了……村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马队来得太快了，一刹工夫进了镇，大多数来不及逃跑的人，瞪眼看时，却是国民党陈团的人马，人们这才松了口气。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陈团的人马比日本鬼子稍好一些，好歹他们是中国人啊！

这一伙散乱的队伍，进村下马之后，一个副官模样的人，来到一个头戴高沿帽，身披大氅，长着一脸横肉，挤着一对小眼睛，长得矮矮的军官样子的人面前说话了。

“团座，还是到王光宗那儿去住吧！”

“哼！光宗那儿吧！”

说罢，那个矮矮军官就急步走开，后面跟着一大串人马，蜂拥着向镇中走去。

人们这才看到，这是一伙子败兵，帽子歪斜着，枪支有扛着的，有背着，有拄着的，军衣上沾着些泥巴。人们付度着议论：怪不得没有往日的威风啦！以前来驻防都是先号房子，一等的团长住，二等的营长住。除此之外，还要杀猪、宰羊的应酬。奶那个×，这一次说不定是叫日本鬼子打哗啦了。

上面说的王光宗是饮马河北王家镇一带的恶霸地主，他的宅院占了王家镇近四分之一地面，他的黑大门和砖瓦房是王家镇最高大的。还开着酒店、布庄、茶店。

黑大门座北朝南，是他家宅的中心。进了黑大门，是王光宗的客厅，五间高大的北屋，三明两暗，前出厦后挂檐，雕梁画栋红漆柱，门窗是细棧雕花的。中间三间是堂房客厅，东、西两间是他的书房和卧室。正厅前是花坛、鱼池，两边是海棠、石榴之类风景树。正厅后面是客房、厨房。过西月门是住着内眷的四合套院；过东月门，是长工、佃人宅。再往东是碾磨房、牲口圈，顺下去是酒店、茶店、布庄。

当地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别看陈家官成串，不抵王家金百万。据说，王家在清朝末年还只是个小康人家，仅百十年工夫，他家靠强取豪夺，竟成了眼下一个有农有商，长工成帮，田地成顷，骡马成群的暴发户、大财主了。这些年不知王家霸占过多少穷人的田产、宅地，也不知逼死了多少人命。说起他们这窝压榨剥削穷人的吃人魔王时，老百姓气得牙根痛，说他

家是家雀子孵夜猫子——一代比一代坏。最坏的要算王家的第三代现已五十多岁的王光宗了，他是那种鹌鹑嘴里找豆子，蚊子肚里刮油吃的吃人肉、喝人血、嚼骨头的独眼狼！

一提起王家，人们都说：他家房上的砖是穷人的骨，他家的钱、粮是穷人的血。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虽也有有胆识的穷苦弟兄奋起造反，但王家有钱有势，到头来落个家破人亡了事。穷人敢怒不敢言，眼泪咽到肚里，仇恨记到心里！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听说日本鬼子来，王光宗和他的狗腿子——大管家李三刁，正在堂屋里忙着贴膏药旗，听到黑大门哐啷一声被人毫不客气地推开，呼呼隆隆进来了一簇人马，王光宗战战兢兢地透过玻璃窗往外一看，乐得他本已蹦到喉咙口的一颗黑心，

“通”地一声落到肚里，进来的并不是什么日本鬼子，而是他的好友陈团长。他赶紧直起腰来，用袖子掸了下身上的脏灰，往门外去迎，一边命令他的狗腿子李三刁匆忙把已做成的日本旗一窝团塞进衣柜。

王光宗迎到客厅门外，陈团长已经来到，他未曾开口，满脸堆着干笑：“啊！原是陈团长驾到，未曾远迎，见谅！见谅！啊！刘副官，请！”

客人进客厅之后，各处看了一眼说：“光宗兄，往日府上宾客满堂，人役纷纭，怎么今天如此冷清啊？”

“甭提啦！刚才还闹了一场虚惊，乡里人们把你们当成鬼子啦，人们跑的跑了，藏的藏了！”

“还是老兄稳练沉着，准备在应付局面哪！”说着他狡黠地看了下王光宗和刘副官，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王光宗觉得陈团长的话外有音，忙掩饰说：“哪里，哪里，谁不怕洋鬼子！”

这时王家的大管家李三刁已站在客堂前向佣人们吩咐了烧水看茶，接着又把炭火炉捅旺，然后弯腰弓背地学着别人话说：“团座，副官，天气冷，请靠炉边坐！”说完又给这两个人送烟点火。

就是陈敬亭、刘副官也觉得王光宗这管家李三刁令人厌恶。这家伙五短身材，微驼背，尖下颏，母狗眼，黄面皮，嘴下颏向右边歪着，嘴向右边斜着，整个面部成了一个拐尺三角形状。可是切不要从相貌上看人，这人可真有一套本事，对主子善会察颜观色，看风使舵，阿谀奉承，唯恐溜沟子身板长得矮；对长工、侍女、乡里，却是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冷酷凶狠，既是王家的总管，又是打手。

他给陈敬亭点烟之后，又凑到王光宗眼前，噉噉喳喳耳语了一番，原来是先茶后酒再吃饭之类的安排。

王光宗点头之后，李三刁就扭着他的轻腿，摇着戴黑疙瘩缎帽垫的三角脑袋，右手提了提黑色长袍，熟练地下了客厅的台阶。

“来人哪！”李三刁在亮着他的公鸭嗓子喊。随着喊声，王家大院里，一下子由鸦鹊无声变得嘈杂了。躲藏起来的人们，听到喊声，知道了外面并未发生什么意外事故，慢慢地恢复了仍是这个家庭主人的姿态。佣人们都来到李三刁的面前，听候他的吩咐。不一会，便听到厨房刀剁板子响和炒勺的叮当声了。

李三刁吩咐完毕，回到客厅，侍女黑妮已托着茶盘，送来了茶水。

黑妮一走进客厅，立刻引起了陈敬亭的注意，他那双饥饿的眼睛，死死地盯上了她。

黑妮那鹅蛋形的脸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宛如秋天的湖水般明亮、清澈，那长长的眼睫毛，不住地上下翻动，前额

飘着茸茸的刘海，一条发亮的又粗又长的辫子，和她穿的旧天蓝小棉袄一样长，走起路来，辫子随着她的脚步，不住地摆动。陈敬亭简直看得着了迷。

黑妮走后，陈敬亭慢条斯理地说：“光宗兄艳福不浅啊！前几年的黄毛丫头，这会出落得如此漂亮哟！哈……”

“是个穷铁匠的女儿，兄弟又是积善世家……”

“噢！失言！失言！”

“不必客气！”

不一会，在客厅当中，那张发亮的红漆大八仙桌上，摆上酒餐用具。陈团长一看只摆上四个人的，有点不乐意，他沉了一会说：“应该把嫂夫人请出同饮，凑凑热闹嘛！”

王光宗听话咂磨了下滋味道：“好！既是团座不见外，三刁，把你奶奶、少奶奶、二姑娘都请出来吧！”

“啊！这才够味！”

李三刁出去一霎，就请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她领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年青烫发女人和一位剪短发的姑娘。

一见这些人进来，陈团长连忙离座，留着大背头的脑袋，微微一点，铮亮的高筒皮靴，轻轻一碰，脸上的横肉一动，四方大嘴开口了：

“嫂夫人，兄弟来的鲁菲，未曾到后堂拜见，望莫见怪。”

“陈团长这么客气，老身当不起哟，请坐！坐！”

这些人彼此都客套地推让了一番，总算落了座。

进来的这位老太太，是王光宗的老婆，也是王家至高无上的太上皇。假如把她两口打个比方，王光宗是害人的独眼狼，他老婆就是一只偷鸡吃的狐狸。她狡猾而又毒辣，简直没人味，乡里送了她一个响亮的外号——红辣椒。

并不是形容她长得那样鲜艳，而是两重意思：一者，这人

长得上部肩宽腰肥，肿胀的四方大脸，黄皮上面有一层白霜，象个男性大力士。她的两只脚，年青时虽费了不少缠工，吃过不少苦头，但野性不驯，到老也没缠小，象大地瓜摔到地上变了形，下部尖窄，象只红辣椒倒放着。二者，她的心毒辣的象专辣人心的小红辣椒。她的心中只有她自己，只有她自己吃穿、保养、命运、欲望、长寿等等的盘算，以及怎么管孩子，控制丈夫，她是一个没有儿女心肠，没有夫妇感情的家伙，完全是尔虞我诈的把戏。对她家里人都如此，对另外的人，就更用不着提了。

她对团长的客气，并无半点惊奇，反觉当之无愧。她对陈团长可说是十分了解的，他是河对岸陈桥的大地主陈老五的大儿子，他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送他上学，才在国民党军队五旅二团混了个团长。他命里无子，娶了三房小老婆，才给他养了个秃儿子。他曾托人到王家求过婚，被红辣椒婉言拒绝了。她深知如果不是她身后两个年轻女人，她老太婆跪着他，他倒不一定哼一声。于是她趁机在陈团长面前炫耀地介绍说：“这位是大儿媳小佩，这是小女文贞，我自己叫她二姑娘，去！去！见过你陈世伯！”

小佩、文贞便和陈团长一一见过。

席间，陈团长、刘副官虽然眼睛不住地在王家姑娘、媳妇身上打转，但碍着许多家人在场，并未过于放肆。

“听说侄媳小佩家在徐州，对吗？”

红辣椒马上接话说：“她爹就是徐州恒大铁工厂的崔经理，和我们德胜祥茶庄对门。她是高等中学毕业，她弟弟在日本留学，听说现下在天津混事。这不是，孩子在城市过惯了，乡下还过不惯呢！”

“敬亭，干一杯，来！”王光宗见自己的老婆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好象前世是个哑巴，今辈要加倍说，他不耐烦地看了